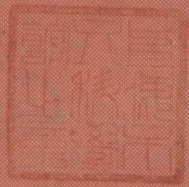


850



猴群

行刊局書國中 新 著的之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2819B

猴 羣

宋之的著



新中國書局

猴 羣

角二元二價定本基

• 費運郵加酌埠外 •

著者 宋 之 的

出版者 新中國書局

香港利源東街23號二樓

總經售 生活·讀書·新知

香港聯合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

承印者 誠泰印務局

香港德忌利士街二十三號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版一港月五年八十三國民華中

目次

故鄉	一
辭猴	三

故

鄉

人物：

安元振 四十四歲。別號小鞍子，隨便什麼人，都可以騎的意思。

安照 他的兒子，二十一歲。小名「照子」。

徐秀蘭 十九歲，過門不到三個月的新媳婦。

一個外鄉女人 四十一歲。

時間： 一九四七年春末。

地點： 魯南地區某村。

景： 秀蘭的新房，房子已經衰敗了，但重新修理過。除堆積的東西以外，——如米倉、破蓆、亂麻、玉蜀黍

棒子、紡車等等——倒還乾淨。特別是掛在床上的水紅帳子，以及門上鑲紅的新門帘。替新房生色不少。牀旁靠牆有木桌，桌上是秀蘭學習用的識字課本鋼筆本子等等零碎小東西。牆上則掛了她丈夫安照的槍，和手榴彈袋。

夜。

不時有孩子們的嘩笑追逐聲，和遠村的犬吠聲起伏。

「秀蘭就燈前，正聚精會神的縫製什麼東西。也許是因為新婚，也許是想起了什麼別的，不時有一絲滿足的微笑，難以捉摸的停留在她圓潤的臉上，她輕輕的嘆息，又隨即哼起秧歌小調來了：

「國民黨啊反動派，

一心一意把國賣；

老百姓啊，遭災害，

抓了槍糧割腦袋；

割腦袋。

米來米來多米來

米來多米來」

〔安元振上〕

「他晚飯的時候喝了一點酒，現在還有點醺醺然；他的年紀和他臉上的縐紋很不相稱，是個乾癟的老頭，腰腿因為多年的風濕病，都有些痠癢了。

秀蘭 爹，還沒睡？！

元振 睡不着，……〔咳嗽了兩聲〕小照子呢？！

秀蘭 到隊上開會去了！

元振 唔！你今兒個又沒去學習！

秀蘭 〔輕輕的笑了〕他們特別放了我一天假！

元振 噫，也是噫！那你還忙什麼！

秀蘭 替他上一雙鞋，明兒帶着。

元振 人家八路軍，還缺這個！

秀蘭 爹不曉得他多會穿，新鞋上脚，沒幾天，就踢踏飛了。這到了隊伍上，跑個路舞的，用的着。

元振 美的他！前兩年，在碼頭上討着吃的時候，沒冬沒夏，那兒見過個鞋樣子。拾塊破亂，披在身上擋過風雨，就是好的了。

秀蘭 現在他參了軍，不同了。爹沒見咱那隊伍，都整齊着呢！

元振 自然哪！我也是說說。——〔又咳嗽了兩聲〕

秀蘭 爹這兩天怎麼又咳起來了。

元振 唔，到了春天，胳膊腿就不聽使喚……秀蘭，你看天是不是要變哪！

秀蘭 變暖和了。打上集湖裡就在化凍，爹沒見那兩棵桃樹都冒「姑朶」了。

元振 不，我是說怕要陰天哪！怎麼這幾天，我的腰腿這末酸呢？

秀蘭 陰天好，下場雨，爹，咱們就可以下湖刨地了。

元振 唔，刨地（若有所思的），秀蘭！

秀蘭 噯！

元振 「聲音有些不自然起來」秀蘭哪！

秀蘭 爹，你幹什麼？！

元振 小照子回來，你千萬囑咐囑咐他！

秀蘭 噯！

元振 他這一到了隊伍上，南天北地的，可萬萬打聽着點，打聽着他媽，到底是死了哇，還是活着！

秀蘭 爹，又難過咧！

元振 年代久了，小照子他——他早忘了他媽什麼樣子了，忘了他媽怎末寶貝他了，忘的乾乾淨淨了。

秀蘭 他記着呢，他昨兒個還跟我說來！

元振 說來？！

秀蘭 他說他要四下裡打聽媽跟妹妹的下落，他一定得把媽跟妹妹解放過來！

元振 難，難，難！你想，咱也翻身這幾年了，她但要有口氣，爬也得爬回家呀！不知道在那兒做了路倒！

秀蘭 不會的，爹！咱窮有窮命，媽跟妹妹一定活着！

元振 一定活着！

秀蘭 噯，俺日日夜夜，都想媽跟妹妹是活着的！

元振 你這孩子心好哇！〔稍停，他的老故事又開始了，這個故事，顯然，秀蘭已經聽過了不止一次，因此，即使是最細微的地方，都能背下來了。但她，却顯得那麼專心的在聽着他。〕

元振 那一年，這話說起來有十五年了，也是大春天，咱這個地界鬧春荒——

秀蘭 〔更正他〕不，是大肚子逼得咱窮人沒飯吃！

元振 唔，唔，也與那末說。那個年月，俺胳膊腿都還硬朗，靠種財主的幾畝田活命！

秀蘭 〔又更正他〕不，是財主靠咱們窮人下力活命！

元振 看你說的！老的下土的時候，使了財主五吊錢，幾年沒還上，咱祖上留下來的這幾間破草房跟西河沿那八分菜田地，都出給財主了。還不够人家的利錢。沒法，小夥子有的是力氣，只好拚命給人家幹，也怪，就是幹死了，一家子也混不上一頓飽飯吃。又趕上末脚年，繳不上租子，財主要抽地，收房子，真到了吃沒的吃，住沒的住，有力氣使也沒處使的光景了。那個日子，咱這地界，十有八九都

逃荒走了，沒法子，只有這一條下坡道，咱跟你媽一商量，誰知道她，她——
秀蘭 她戀家，不肯走！

元振 可那兒還有家，還有什麼家呀！把人都搭上，還不够人家財主的層毛沉，可她，她窮有窮講究，嫌寒蠢，說了幾次，死活也不肯走。那時候，小照子七歲，小桂子兩歲，兩個孩子瘦的還沒個老鼠大，餓的連哭都不會了，你說急不急死人，我心裏一迷糊，我就——

秀蘭 噫！

元振 狠命的捶了你媽一頓！

秀蘭 「不以爲然的」哼！

元振 可我也沒法子，我難過，我那兒是捶她，我是捶我的命，捶我心裡的這股冤命呀！夜裡兩個孩子睡了，她一直在我旁邊抽氣，有時候數落一兩句，有時候哭一兩聲——

秀蘭 她必是罵你啦！

元振 不，她沒罵我，她知道我苦，她不忍心罵我，她——到了下半夜，我打了個盹，醒了一看，不見她的人，誰知她婦人家，心性狹，想想實在沒活路，竟吊在門外

那棵桃樹上了。

秀蘭 爹，別說了。這日子總不會再有咧！

元振 不，讓我說，說說，我心里好過一點。我——。幸虧那時候桃樹小，又發覺的早，救下來了。已經死過一次，她倒想開了，她答應我走，逃命去。可一家四口，擠在一起，討着吃怎麼活的了呢？決定分開，我帶大的——小照子，她帶小的，就是你妹妹，我往北，她往南，我們半夜裡逃出了家——因為欠下財主的閻王債，白天有狗腿子看着我們——我們走出十幾里，到天亮的時候，就分手了，分手的時候她——

秀蘭 她把身上破夾襖脫下來，蓋在小照子身上。

元振 嗯，嗯，她疼他呀，她寶貝的兒子。我說，你留着吧，你們娘兒倆也沒的用，她說，她們不要緊，小照子是男的，要我寶貝他，萬一的時候，也是我安家的一條根——

委蘭 爹！

元振 當時她就知道我們是不會再見面了，永遠也見不着了。這以後，我帶着小照子，東一個碼頭，西一個碼頭，給人家幫工，討飯，賣糖人，風裡雨裡，十冬臘月，

在水裡淌，雪地里睡，始終沒敢回來，把身子糟蹋成這個樣子才……才聽說八路軍解放了咱這地界，才敢回來，又分了田，又被當作人待了。又給你們成了親，又趕得上人家過日子了。可是她呢？她到那兒去了，不知道倒在那個大路口上喂狗了！

秀蘭 爹，別——說——了！

元振 可我們分手的時候，我還忍心的打了她。她起初還反抗，後來索性一動不動，睜大眼睛望着我，隨我怎末樣打，我這個傷天害理的，怎麼竟下的去手哇！

秀蘭 這些事不要想它咧，越想越難過。

元振 「頹然坐下」唉！

「這時候，乘了新月在場院裏嬉戲的孩子們早已散了。只剩下大吠聲，時隱時現。有風，在屋簷和樹梢上一陣一陣的掃過。」

元振 什麼，是不是小照子回來了？！

秀蘭 「走去望了一下」沒有！是風，風吹的門響。

元振 噫！

秀蘭 爹別難過，這明兒個他走了，俺陪爹下湖，推糞、刨地、拉個犁舞的，俺什麼都

能幹。

元振 強的你，俺還沒老呢！別瞧我這樣子，幹起活來，三兩個小夥子，俺還是不含糊。老莊戶嘍，還用的着你？！

秀蘭 俺也要學着點，改天爹要出個差舞的，咱的地別荒了。往日，他在家的時候，咱是模範，這少了他，不說多出幾升糧吧，可也不能讓人家賽過去，評功的時節不好看。王存富的互助組，聽說要跟咱挑戰呢！

元振 挑戰，怕了他？！少了人，少不了力氣，他耕三遍，咱就耕五遍，他耕五遍，咱就——

秀蘭 耕十遍！

元振 A，十幾年沒鬧着個鋤把子摸，咱心裡早就癢的不行了。這回兒民主政府幫咱發了家，咱還省着他！

秀蘭 爹到底身子骨衰了——

元振 「生氣附」誰說的，那個說的？！

秀蘭 俺年輕力壯的——

元振 年輕力壯，沒把勢，頂過屁用！

秀蘭 爹，要不然，咱爹倆也挑個戰吧！

元振 「一驚」你——跟——我挑戰——

秀蘭 噫！

元振 「也是賭氣」好，說你的？！

秀蘭 我——

〔安照上〕

這個新參軍的青年，因為才在會場上受到了鼓勵，所以回到家裡，還有點兒興奮。

安照 爹！

元振 唔，回來咧！

安照 回來咧，爹，怎末，又——

元振 沒有，沒有。「掩飾的，也是不願意在臨別的時候，教兒子有所牽掛的意思。」

噫，我和秀蘭，正在這兒打譜，你走了以後，她要跟我挑戰呢！

安照 挑戰？！

元振 她要跟我這個老把勢賽一賽！哈哈，嘿嘿！

秀蘭 俺想了，還是不跟爹挑戰的好，俺又沒把勢，爹再小心眼，不肯教俺，俺不是要

落後了嗎？

元振 哈哈，哈哈，你知道就好！〔知識的，這是孫兒子的意思。〕什麼時辰了？！

安照 三星打橫了！

元振 該歇着了，明兒還得起五更呢？歇着吧，秀蘭也別做營生了！

秀蘭 俺已經上好了！

元振 哦，嗯……：：：：：〔站起來〕

安照 爹沒有什麼吩咐咧？！

元振 沒——沒有，到了隊伍上，替我跟首長問好，想着咱從前那些苦日子，別落後，

別給你爹丟人！

安照 知道咧，爹！

元振 歇着，歇着吧！

〔蹣跚蕭下。〕

安照 〔和秀蘭相視一笑〕又哭咧！？

秀蘭 嗯！要我囑咐你，到了隊伍上，天南地北的，千萬打聽着媽的下落！

安照 老人家真是，人生地不熟，沒名沒姓的，那兒打聽去！

秀蘭 你明白就是了。講了八百遍的老故事，又翻了一遍。今兒給你送行，喝了點酒，越講越難過，連俺心裡也酸酸的！好容易俺拿話引着，引上他的性子來，這才好
了點——

安照 「望着她，忽的想起一件事情來。」A，忘了！

秀蘭 你幹什麼？！

安照 俺去告訴爹一句要緊的話！

秀蘭 來！

安照 噯！

秀蘭 不許去！「害羞的笑了」還不知道是不是呢？

安照 是的，我問了東頭大嫂子，她也說是的！

秀蘭 瞧你，又到處去講！「撒嬌的」不來咧！

安照 怕什麼，大嫂子也不是外人。她說，你是頭胎，可逞不的強，得好好照扶呢！

秀蘭 俺懂！

安照 你懂？！

秀蘭 前個，俺媽來的時候，俺問過她了！

安照 哈，你到偷偷的——

秀蘭 「發急的」 噯，不許說！

安照 那你還要跟俺爹挑戰，你不知道俺爹，連俺都不敢惹他，幹起活來，真像牛似的！

秀蘭 俺鬥他玩的！「把鞋拿給他」你試試看。

安照 不用試，俺的腳你還不曉得。

秀蘭 急急忙忙的，也許緊了點，你試試！

安照 「試鞋」頂合適！

秀蘭 爹說，你們跑碼頭的時候，你連個鞋樣都沒見過。「好奇的」你那時候什麼樣子？！

安照 「大爺爺大奶奶給口飯吃吧！」「滾開！臭死啦！」就這個樣。

秀蘭 「用鼻子聞了聞」

安照 幹什麼？！

秀蘭 頂香嗎！

安照 你——

秀蘭 這到了隊伍上，早晚有空，要常捎個信來——

安照 要沒空呢？

秀蘭 沒空就滾你的蛋！

安照 急咧，急咧！

秀蘭 這末着，俺跟你打個譜吧！

安照 打譜！

秀蘭 嗚！你走了以後，俺一集要紡一斤綫，織半個布，識五十個字，勤查哨，春耕的時候，俺一天要推五車糞，刨半畝地，開四畝荒——

安照 又來咧，又來咧！不是早跟你說，要好好照扶嗎？

秀蘭 那就開二畝荒好不好！

安照 剛剛開會的時節，農救會長講咧，俺走了以後，俺村的互助組要代咱耕——

秀蘭 「不滿意咧」咱又不是沒有勞動力，爲啥要人家代耕——

安照 不是說咧，爹是個病人，你又——

秀蘭 「發急的」俺怎麼樣，俺怎麼樣？俺們也開會咧，這如今打老蔣，咱莊的勞動力不够，春耕的時節，俺們要起帶頭作用！

安照 瞧你今兒怎麼咧，好好拉呱，動不動就起性子！

秀蘭 「沉默了一會」你這到了隊伍上，早哇晚的，自個兒當心，對同志們要和氣，寧肯自個多吃虧，別叫同志們憎嫌。立功的時節要爭，評功的時節讓，你從小那心口疼的老毛病，更要小心留意，睡覺的時節蓋好肚子別受了涼，要自個兒疼自個……

〔忽然傷心，眼裡流淚，索性伏在桌子上嗚嗚的哭起來了。〕

安照 「暴躁的」又哭，又哭！你這個樣，俺走了，教俺怎麼放的下心吶？！

秀蘭 「抹着淚」俺哭俺的，你走你的！俺又沒扯你的腿。〔越想越傷心〕總是老蔣這
個狗畜的，不讓人好好的過，你說，你當了同志，你打下了什麼譜——

安照 俺吶，俺先要聽你的話——

秀蘭 噯！

安照 好好練武，練的一槍一個，不浪費子彈——

秀蘭 噯！

安照 對同志們團結，和氣，幫助——

秀蘭 噯！

安照 受傷的時節不喊疼——

秀蘭 你不會受傷的，俺從來不想過你受傷，你就一定不會負傷！

安照 立功的時節要爭，評功的時節要讓——

秀蘭 嗯！

安照 睡覺蓋好肚子——

秀蘭 嗯！

安照 上級的號召，要百分之百的完成，不打折扣，不推托，不膽小——

秀蘭 嗯！

安照 打死一百個反動派，替咱老百姓報仇——

秀蘭 你要捉活的。那些當兵的，也都是同咱苦命人，沒法子，被老蔣逼的——

安照 那就捉一百個活的好不好！

秀蘭 好！

安照 此外，此外沒有什麼了！

秀蘭 嗯，不，你還要做模範，做英雄模範！

安照 好！

秀蘭 有你們這些英雄模範，咱老百姓就放心了！

安照 爲什麼！？

秀蘭 因爲有你在那兒，你們在那兒，老蔣一定會打死，一定會打垮的！！俺一想是你們在打，不是別人，俺就放心了！！

安照 哈哈！

秀蘭 俺呢，俺就在家裏好好生產，管家，想着你，念着你，疼着你，愛着你，打勝了回來——

安照 怎麼樣？

秀蘭 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兩人都興奮的笑了！〕

安照 你聽，外頭狗怎麼這末咬法！

〔果然有狗的狂吠聲〕

秀蘭 雄狗，就是這麼惹厭！

安照 俺剛剛回來的時節，黑地裏像是個人一掙過去了，我急急忙忙的沒留意，別

是——

秀蘭 深更半夜的，別疑神見鬼了！

〔又是一陣狗吠聲，彷彿撲什麼東西似的！〕

安照 我去看看！

秀蘭 當心，把槍揹上！

安照 好！

〔安照把槍壓上頂燈火，下。〕

〔稍停，聽見安照的吐喘聲，「花兒花兒！」〕

〔狗彷彿不甘心似的停止了。〕

〔安照厲聲喝問：「誰？誰？」〕

〔一個女人的聲音：「我，趕路的！」〕

〔安照的聲音：「你是那個！」〕

〔女人的聲音：「我，外鄉回家的！」〕

秀蘭 真有人！

〔她順手提了個手榴彈，跑下。〕

〔稍停，安照上〕

安照 進來，進來。「等了一會又把頭伸出去。」怎末不進來，院子裏望什麼？！進來呀！

〔女人的聲音，惶亂的：「沒什麼，沒什麼！」〕

〔女人上，稍後，秀蘭也跟着進來了。〕

〔這個女人簡直不能使人辨別她的年紀，身上的衣服僅足蔽體，蓬頭垢面，神情惶惑，手裏提了一個籃子，裏面裝了些只有在垃圾堆裏才能找到的東西！〕

女人 〔茫然的向屋裏望着，望着那水紅色的帳子，也望着那新泥起來的牆！〕

安照 你這個娘們，是怎末的，深更半夜的，在俺門外串什麼，教你進來，你怎麼還在院子裏張望！？

女人 ……

安照 〔發急的〕問你話，又不講，你到底是個傻子，是瘋子，還是——

女人 〔如夢初醒〕哦，少爺少奶奶，得罪了！

安照 咳，又來了！咱根據地裏，沒這一套！

女人 唔，沒這——一套！

秀蘭 你到底幹什麼的！？

女人 〔惶惑〕我——我回家的！

秀蘭 你的家在那兒？

女人 我的家嗎？——我的家？——〔望望他們又望望這房子〕我沒有家了！

安照 真莫明其妙！

秀蘭 你的家到底在那兒，告訴俺，俺好送你回去！

女人 你這莊子不是叫——

秀蘭 叫徐大海莊！

女人 哦，徐大海——

秀蘭 你怎麼不知道俺徐大海，俺徐大海是有名的抗日英雄，周圍幾百里，沒人不知道的！

女人 〔衰弱的〕錯了，錯了！

安照 〔沒好氣〕什麼錯了！

女人 〔更衰弱〕哦，對不起，我是遠路的人！

秀蘭 〔好心的〕我看你很累了，你先坐下歇歇吧！

女人 〔也實在有些不能支持〕歇——歇——

安照 〔向秀蘭〕好人還是壞人，我看跟她也搞不清楚，不如把她送到村公所去吧！

女人 「著慌的」哦，不要送我到村公所，我不是個壞人，我不過是個窮要飯的！

秀蘭 「也有懷疑向安照」喂，你看，會不會是反動派派來的「那個」？

安照 管他是不是「那個」，送給政府再講！

女人 「恐慌」哦，不，不，不，好少爺，修修好，我窮是窮，可沒做過壞事。少奶奶，可憐可憐吧，少奶奶！「激動的」我不過是老了，衰了，沒志氣了，想回家了，想——「更激動」我也有過家的，有過兒女的，有過像你們這樣的家，家門口也栽了兩棵像你們這樣的桃樹，可恨它太小，小得連人都吊不死的——

安照 不管，來，秀蘭，先搜搜她！

女人 「慘叫，躲避」不，好少爺，我不能再坐牢了，我再坐牢就要死了，要誰也看不見了——

安照 「冷靜的」你原來坐過牢的！

女人 不是我的錯，少爺，是他們嫌我們要飯的耐眼，才關的，少爺！「跪倒，磕頭哭泣」修修好吧，積福積德吧，少爺！

秀蘭 「急忙攙扶」起來，快起來，老大娘，咱根據地里，早不興這末封建了！

〔內裏，元振咳嗽，問：「吵什麼呀，還不想睡！」〕

秀蘭 沒有什麼，爹，來了個外鄉人！

〔元振：「外鄉人嗎？好好查查，別是國民黨混進來的奸細。」〕

秀蘭 是咧，爹！俺們這就送到村公所去！她害怕！

〔元振：「害怕？！也別吓住他。說服說服，囑民主政府，是不會委屈他的！」〕

秀蘭 是咧，爹，爹睡吧！

〔元振：「嗚」咳嗽，無聲。〕

安照 去吧，老大娘，不要緊的，沒聽俺爹說咱民主政府不會委屈好人的！天就要亮

咧，你也得睡一睡，咱這兒也沒個睡的地階，村公所裏，都是咱自己人，別怕

〔把她的籃子遞給她〕去吧？！

女人 〔又恢復了那茫然的样子無力的〕去！？

安照 〔揹起他的槍〕你走前頭！

女人 走在前頭？！

秀蘭 等等。〔急忙拿了兩個餅子，塞在她的籃子裏。〕老大娘，這個帶着吧，俺看你

也很餓了！

女人 謝謝你，好心的少奶奶！

秀蘭 別這末叫，老大娘，咱也是窮苦人！

安照 走吧！

女人 「向秀蘭」一定要去？！

秀蘭 別怕，這是手續。俺明日一早，就去看你！

女人 「嘆息了一聲，又望了一眼這屋子，低頭向門外走去，安照在後邊跟着她。」

〔元振披着衣服上〕

元振 到底是怎末回事啊？！

安照 怎末爹也出來咧！俺這就把她送去咧！哭啦，鬧的，俺以為出了什麼事啦！〔望了女人一眼。〕唔，原來是個娘們！你到底幹什麼的？！

女人 「一直望着他」我——

秀蘭 說是回家的！

元振 回家的？〔又端詳了女人一眼〕唔，秀蘭，你忘了，咱爺們回來的時候，還沒她這末整齊呢！咳，那個年月，咱這地界逃出去的，可夥了去咧！

女人 「越看越像，不禁上去」你——你——

元振 「忽然震動，大驚」你——你是誰？！

女人 小照子他爹，你——你連我都不認識咧！

元振 「轉亂的撲上去，抓住她」你——你是——〔半天只聞女人的抽泣聲。他又離開，

端詳，又撲上去，不禁流淚〕真是你回來了！

女人 「哭着」想不到還能活着見着你呀？！

元振 「忽然想起自己當着兒子媳婦這樣動感情有些狼狽，大聲吆喝！」小照子，你媽

回家了！討飯討了十五年，她回到家了！

女人 「四處望」那兒是小照子？！小照子他在那兒？！

安照 「早已忍不住，撲在她的腳前。」媽！——媽——

女人 「抽拉着」孩子，你長了這末大，要你媽還怎末敢認她！

元振 「依舊大聲地叫」別哭咧，大喜事，還儘哭幹什麼！別哭啦！這是媳婦，年前才

過門的。秀蘭，你媽回來了！

秀蘭 「湊上去」媽！

女人 「拉着她」好心眼的孩子！

秀蘭 媽怎末不早說！

女人 我白天就到家門口咧，看着不像，始終不敢進來，〔傷心〕我走的時候，桃樹才

那麼高哇！

元振 「彷彿賭氣似的」它不長嗎？孩子都這末大了，樹能不長！

女人 我始終還以為我的孩子那麼瘦，那麼小呢！

元振 糊塗！

女人 問問人吧，又都說這是徐——

秀蘭 徐大海莊，才改了兩年，是紀念那個抗日英雄的！

女人 進門望望，你們過的又不像窮日子——

元振 民主政府已經幫咱翻了身，那張窮皮早脫掉了，你還以為是國民黨區呢？

秀蘭 媽，怕還沒吃飯吧，我去——

女人 不，孩子，我現在倒不餓了！

安照 媽，你怕冷了吧！秀蘭拿件衣裳給媽穿！

秀蘭 「隨手拿了一件給她披上」媽先將就穿吧，等明兒個給媽做兩件！

女人 哦，不，不用——

秀蘭 俺自己紡線，自己織布，自己的針線，媽，不費事的！

女人 「又傷感的」自從離開你妹妹，我就一個親人沒有了，現在真像夢似的！

安照 「忽然記起」媽，妹妹呢！

女人 你妹妹？！

元振 是呀，小桂子呢？

女人 她——

元振 她那兒去了？！

女人 她——她被——我——賣了！

元振

啊？！

安照

女人 十三塊錢，把我的寶貝孩子賣了。跟你分手以後，要了一年飯，好容易找了個人家幫工，又嫌我帶了個孩子，攆出去了。我們娘兒倆又混了幾年，孩子八歲了，就有個要飯的，勸我把孩子賣了。我怎麼也不肯，後來實在沒的吃，孩子也哭着跟我說：「媽媽就讓我去吧，我走了，媽得幾個錢，也許還能回家——」我，我——

安照 你以後就再沒有看見她！

女人 我怎末也捨不得丟下她走，又想，就是回家，又拿什麼臉兒見你爹呢？後來我們

又偷偷會了見面，有一次被她的主人捉住了，把她打了個半死，說我偷了他家的東西，送到牢裡關起來了。——我，我以後再沒見過我那苦命的孩子！

安照 「痛苦的」媽？！

元振 「大聲的」聽見了嗎？小照子，你聽見了嗎？這都是那國民黨大肚子，把我們逼到這地步，我們剛有一點容身的地階，他們又要來打，又要來打，又要來打了——「忽然支持不住大哭起來」我那苦命的孩子，你在閻王殿裏怎麼受啊？！

女人 我不是人，我把我親生的寶貝，賣了十三塊錢——我——
秀蘭 媽，這不怪你，這——

〔鷄叫了。〕

〔有曙光，朦朧的從窗角掩進來。〕

安照 「定了定神」爹，天亮了，我要走了！

女人 走，你那兒去！？

秀蘭 他今天出發，媽？

女人 出發，我剛回來，你出發到那兒！？

秀蘭 他參軍了，今天出發，打反動派去！？

女人 打反動派，打——

秀蘭 就是參加咱八路軍！

女人 「大驚」那不是當兵嗎？你，孩子，你真的去當兵嗎？

安照 是的，媽！

女人 「驚惶，莫知所云」你，你怎末這末忍心，你——「向元振」你竟讓他去——

元振 「生氣的」難道你竟高興那些反動派來嗎？讓那些逼我們分別十五年，討飯，受氣，連女兒都賣了的大肚子再來喝我們的血嗎？「大不滿意」娘們見識，一回家就扯腿！

女人 我——

安照 媽，我不是去當兵，我是爲了保衛你，保衛他，保衛所有這些老百姓，不再挨餓，不再受凍，不再妻離子散，賣女兒，才去作戰的！爲了你，爲了他，爲了我們所有老百姓要像個人似的活着，我才去作戰的，媽，你明白嗎？

女人 啊！啊——

元振 用不了幾天，她就明白的，講什麼，廢話！！

〔鶯聲亂唱。〕

〔集合鐘起了！〕

秀蘭 集合了，等等我！〔她急忙的下〕

安照 媽，我走了！你剛剛回來，我按理是不該走的，不過反動派來了，我們就更見不了面。有秀蘭在家裏，她會陪你的！

女人 〔流淚〕好，孩子，我也不懂，既然應該去，那就去吧！

〔集合號響徹雲霄。〕

〔天更亮了。〕

〔秀蘭上，換了新衣服，束了腰帶，她始終還是秧歌隊的領袖，因為送丈夫，所以更有精神！〕

秀蘭 快走吧，要遲了！

安照 爹，我走了！家裏家外，就全靠你了！

元振 放心，放心！你媳婦嗎？〔向秀蘭望了一眼〕放心吧！！

安照 〔忽然想起〕哦，又差點忘了，媽回來了更好。爹，秀蘭不能多勞動，她已經有兩個月身子了！

元振 啊！

安照 兩個月了！

女人
哦！

元振 「埋怨」你怎麼，媳婦有了身子，也不早說！

秀蘭 「嬉笑的」走吧，走吧，你可要遲了！

◎ 「她第一個跑下。」

安照，元振，女人隨之。

〔與集合號相配合，台後響起了秧歌隊的歌聲。〕

「國民黨啊，反動派，

一心一意把國賣；

老百姓啊，遭了害，

抓了搶糧割腦袋；

割腦袋……

〔歌聲漸遠〕

〔幕閉〕

群

猴

——一幕喜劇——

此
页
空
白

人物：

孫爲本 鎮長

康公侯 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

馬務矢 CC份子，某辦事處主任

錢小方 一個鞋店老板，與孔祥熙有特殊關係。

馮霞造 孫爲本的太太。

瑪 瑞 女國大代表，競選人。

時間：抗戰勝利後。

地點：某國大代表尙未選出的大城市。

景：孫爲本孫鎮長的家裏客堂間。

開幕的時候，孫爲本坐在那裏，他的太太馮霞造正在教訓他。

馮 「一面梳洗打扮着」你呀，你就是沒出息，釘點兒丈夫氣也沒有，生就的窩囊肺，

真虧了你媽，怎麼下出你這末個寶貝。

孫 「顯然是怕慣了太太的」大清早起，你這是何苦呢？！

馮 河枯，石爛也沒用啊！簡直你就是個破鞋，提都提不起來的。瞧瞧，中央回來以後，那一個在日本手下幹過的，沒升了官，發了財。就是你，在日本人手下，是個鎮長，中央來了，還是個鎮長。

孫 「不免冤枉，細聲兒辨解」拿什麼比人家，人家都是地下工作者。

馮 「氣了」那你呢，你就不作地下工作，那一次埋死人的時候少了你？

孫 瞧你扯到什麼地方去了！

馮 「橫眉豎眼」你說什麼，你說——

孫 「陪小心的」沒有，我沒敢說什麼！哦，我說你別氣了，氣壞了身子，如何得了呢！

馮 「委曲的」還說呢，都是爲了你。昨兒陪湯姆跳了一夜，到現在腿還酸呢！

孫 「更孝順了」要不要我給你搥搥！

馮 別他媽在聖人門前讀三字經了！「命令的」把高跟鞋給我拿來。

孫 那一雙，黃的，黑的，還是銀色的！

馮 「不耐煩」黃的，黃的，黃的！啊呀！連拿雙鞋的本事都沒有！

「他把鞋拿來，她把腳伸給他，他立刻蹲在地上替他穿起來。」

馮 「想起了一件事」哦！這兩天要辦國大代表選舉了……啊呀！輕一點，把我的腳都

扭疼了……要人們活動得很，沒人找過你？

孫 昨兒三青團的康書記長來過，要我幫忙！

馮 「急忙的」你答應了？！

孫 「有得意之色」人家書記長親自坐了汽車來登門拜訪，我還能不答應！你平素日總

埋怨我不會鑽，沒後台，這一下子——

馮 「嚴斥之」這下子你簡直變了一個大混蛋！滾，站遠點！

孫 「瞪目結舌」怎麼？答應錯了！

馮 「恨恨的」你呀，你怎麼沒死！這末好的機會，幾乎叫你錯過了！

孫 我沒錯過呀！

馮 還強嘴！你！

孫 沒，沒敢強，我是不懂，我要成了康書記長的人，我——

馮 你就要冤死啦！你說，現在什麼世界？

孫 「惶惑的」什麼世界？

馮 民主世界，現在是民主世界！你是鎮長，一鎮的民，都歸你管，你可不是個民主是什麼！他們想當代表的，不求你這個民主，倒去求個屁！求到了你，可不能隨便答應，這裏面大有講究，現在各方面搶民主，搶的很厲害，什麼三青啊，黃埔啊，政學啊，CC啊，啊呀，講也講不清這些名堂，還有什麼英美派，什麼太子派，什麼新運派。

孫 新運——

馮 就是新走了運的人吶！

孫 「文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倒有這許多講究！

馮 噯！這裏面大人物多得很，我們一定得爲民作主，要是「主」的好，什麼發財都在裏面，一個小小的書記長，算得了什麼，哼，他要是再來，瞧我的！

孫 瞧你的？！

馮 看我對付他！

孫 「讚嘆的」你可是真有兩下子，我祖上那輩子積了德，老天爺睜眼睛，我才娶了你這末位太太！

（門外敲門聲）

（一個親暱的聲音：「爲本兄在家嗎？」）

孫 「驚慌的」來了，來了！

馮 快，收拾一下，把洗臉水拿開——坐下，坐下，裝作辦公的樣子……神氣一點，翻帳本，翻……哦呀，我的拖鞋……。

（門外又輕輕的敲了兩聲。）

馮 「嬌聲嬌氣的」那一位呀！

（開門，一位瘦子紳士走進來，手裏提了些東西。）

康公侯 「熱熱的」爲本兄辦公嗎，打擾，打擾！

孫 「神氣所現」康主任！（轉身介紹）這是內人，馮霞造！

馮 「鞠躬，很有禮儀的樣子」康主任！我們真是久仰了！

康 那裏，那裏，自己人，不客氣！

馮 「作態」康主任請坐！

康 「坐下」帶了一點小禮物，一件美國新進口的玻璃雨衣，嫂夫人試試看！

馮 喲，這我們那兒敢當！

康 小意思，小意思，請賞臉收下吧。（送過來）

馮 「作態」爲本，你看能耍嗎？

孫 「窘」你，你看呢？

馮 「更假痴假呆了」噫——你說，你的朋友……交情够嗎？

康 「急忙的」爲本兄跟兄弟是老朋友，昨天就認識了！

馮 那——

孫 你瞧着辦吧！

馮 「一笑」那就謝謝了！

康 「放了心」還有，這是兄弟競賽國大代表的傳單，我帶來一些，請爲本兄跟嫂夫人

幫忙在這一鎮散散！

馮 「走近一看」倒是新鮮玩意（檢出一張唸）！「請選愛民如子的康公侯先生」

……

康 「得意的解釋」A，我愛老百姓就像他們都是我的兒子一樣，這總沒的說了嗎？

馮 「又是一張」「康公侯——專誠拜謁」

康 A，這是表示，我自己親自登門拜訪了，也是愛民如子的意思。

馮 「又是一張」「敵人原名公侯，請勿誤爲公猴！」

康 A，這是兄弟小心的地方，兄弟這公侯兩字，原是公侯伯子男的意思，可是老百姓知識水準低，他們常常會寫錯，把公侯的侯字，誤會成猿猴的猴字，兄弟當母猴還是公猴，那倒沒關係，我是可惜那張票，那張票要作廢了！

馮 「有意的誇獎」很不錯！

康 怎麼樣，批評批評！

馮 你一定當選！

孫 「看見老婆起勁，也趕緊跟着」當然哪，你康主任這次要是不當選，我就是萬人的兒子！

馮 「攢了他一個白眼，孫趕緊坐下」

康 全要仰仗大力幫忙！爲本兄，你這一鎮，你看，你能包多少票？

孫 「窘」多少？「轉向他的太太」多少？

馮 少說點，也有十萬票！

康 「一驚」十萬，你說是十萬？

孫 「洋洋自得」是呀！十萬！十萬算什麼，要是我高興，一百萬都辦得到！

馮 可不是，爲本從日本人來了以後，一直是本鎮的鎮長，人交遊既廣，人緣又好，全

鎮的居民，沒一個不認識他的，到選舉的時候，他隨便填就是了，包管沒人說話！爲本，把本鎮的戶口冊子給康主任看看！

孫 「爲難的」那還是民國二十六年的！

馮 二十六年就二十六年吧，反正他在這鎮上住過就行了！

孫 就行了！……「還不能無所顧忌」可是，那上面的名字，有許多都早已死了哇！

馮 死了就死了哇，死了就不能投票啦！反正他也活過的，我們又不冤枉他，康主任，你說是不是？

康 「無可無不可的」是！是！是！

馮 再說連死人都投康主任的票，那不更顯得主任偉大嗎？

康 「苦笑」哈哈！

馮 而且我們也應該尊敬死人，你總是這末封建！

孫 「抹了一鼻子灰，趕緊擦不是。」是，我的腦袋是木頭似的，不聽使喚！

馮 還有，我們還可以四處活動，把所有的人都拉過來。親戚呀，朋友呀，同學呀，同事呀，同鄉呀，同胞啊，同宗啊，四川人哪，湖北人哪，廣東人哪，美國人哪，一齊拉來。A，美國人裏面，我認識很多，什麼「湯」啊，「黃」啊，「精糕以媽

死」，「揪兒補襪子」，都是我的朋友！

康 「大驚，如獲奇珍」看不出——嫂夫人倒是走國際路線的！

馮 「輕描淡寫，得意之至」沒什麼，我也就是慰勞慰勞他們。蔣主席不是說中美機會均等嗎？我就是這個主意！

康 了不起，偉大，偉大！

馮 「謙虛起來」那兒，是我應盡的義務！

康 「終于下了決心」好，今天晚上，兄弟在三和樓請兩位便飯，一定要請賞光——

孫 便飯！

馮 可是不巧的很，今晚上不是吳鐵佬——

孫 「大驚」吳鐵佬！

馮 是呀，不是吳鐵城鐵佬早約了嗎？

康 「也着了慌」吳鐵城是政學系呀，他替誰活動！

孫 「狼狽」他，他替——他——

馮 「機警的」對不起，康主任，這是秘密！

孫 「如釋重負」啊，啊！……這是個秘密！

康 「更急了」祕密!?兩位都是忠實同志，這兒說說不要緊，吳鐵城是政學系，而政學系是一群臭官僚，是黨內的腐化份子〔大聲疾呼，面紅耳赤〕我們要打倒他，要請他們出黨〔一轉〕兩位是忠實同志，吾黨元勳，國之干城，無論如何，不能跟這種人同流合污，請，今晚上還是請到我那邊！

馮 「故作爲難狀」還有黃仁霖黃總幹事……

康 那更要不得，黃仁霖是新運派，靠給蔣夫人拉皮條起家，專走內線，是他媽的個太監。這種人，只配扔到毛坑裏喂狗吃！

馮 而且公展先生也說……

孫 「早已瞭然爲之失色自言自語的」這到底是搞什麼鬼呀！

康 「氣急敗壞幾與孫同時。」他說什麼，他，他是CC的軍師，誰不知道。CC把持本黨，這末多年，做過一件好事嗎，你們說？因爲太不像話，所以總裁才毅然決然的組織青年團，要我們代替他們。〔厲聲〕CC已經腐化了，我們不久就革他們的

命！

☞

〔一人飄然而入，手提大皮包〕

馬務矢 你要革誰的命，公候兄。……哪位孫鎮長？

孫 我，孫爲本，孫子的孫，爲本，是我的本錢，貴姓是？

馬 馬務矢，這是我的片子！〔一張大名片遞過去。〕

孫 哦，馬主任！

馬 立夫先生派我來向孫鎮長致意，帶來點小禮物。這兒就是，肥皂一條，牙膏半打，牙刷兩對，手巾三方。〔一件一件的從大皮包裏掏出。〕

孫 〔不知所對，急忙介紹。〕這是內人，馮霞造！

馮 〔鞠躬如也〕久仰得很！

馬 〔早已注意〕嫂夫人那兒見過，〔立刻親熱〕喲，瞧，近來瘦了！

馮 〔也熱練的〕是嗎？也許是在公展先生——

馬 〔急忙的〕公展和嫂夫人熟人？

馮 〔含糊過去〕嗯……哦……：：：這禮物——

馬 這完全是立夫先生的一點意思，請收下，不收，立夫先生的面子就——

孫 那就收，收吧！〔自言自語〕真不曉得是怎麼搞的！

馬 嫂夫人既然跟公展先生熟人，國大代表選舉的事，想來已經談過了？

康 〔早已不耐〕慢着，慢着！這兒爲本兄已經答應投我的票了！

馬 「不加理會」那末，今晚七點鐘，大西洋番菜館，一定請兩位賞光！

康 「阻攔」不行，兩位已經答應我六合春便飯了！

馬 「仍不理會。」我們要討論一下，這次國大代表的選舉嗎？要謹慎一點，說不定——

康 務矢兄，你不能藉了立夫先生的牌子在這兒說事，這地方是我的！

馬 「躲過了他」說不定會有反動份子搗亂。立夫先生要兄弟佈置一下，你知道，兄弟

原是負中統的責任，不能——

康 你怎麼聽不見，我告訴你，「大聲」我定下了！

馬 啊，噫，那末，今天晚上一定請早！

康 你瞎費事，人家兩位是講究信義的！霞造，你告訴他，你不去。

馮 「彷彿是左右爲難的樣子」噫，我——

馬 「突然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喂呀，霞造女士，你漂亮得很哪，你真美的，晚飯以後，我可以有榮幸陪你到逸園跳舞嗎？

康 「大怒」簡直是流氓。「轉作媚笑」霞造，別理他，我準備私人替你開一個晚會！

「突然對馬」告訴你，我早定了！

馬 「也惡聲相加」你想獨佔哪！

康 事情總有個先後，我們是老朋友了！

馬 她和公展先生有深刻的關係！

康 不管怎麼樣，她總是我的！

馬 我的！

康 「怒」我的！

馬 「更怒」我的！

康 「大聲喊」她是我的表妹！

馬 「一呆」姨表還是姑表？

康 我的媽是她的舅母的姐姐！

馬 不中用，自由競爭，當仁不讓！

康 我的！

馬 我的！

康 我的！

馬 我的！

孫 「急的跺腳，看看要打起來，只好從中攔阻」好商量，好商量，兩位都有份，鬧什麼！

〔一胖子匆匆上〕

錢小方 「直奔寫本」爲本兄，久違！久違！

孫 哦，錢總經理，那陣風吹來的！

錢 霞造女士。早想來拜候，一來是忙，二來怕打擾，就耽誤下了。您瞧瞧這兩雙皮鞋，可還合適，是本廠出的，這樣子，還沒上市，我就檢了兩雙，特別跑來送給您！

馮 我那兒當的起呀！

錢 自己人，能替您効勞，我是再榮幸沒有咧！以後您有什麼事，只要吩咐一聲好了，黃金，美鈔，都現成的，你只管用！

馮 「依然客氣着」我們又沒替您盡過力——

錢 那裏，那裏，這次國大代表選舉，您只要幫幫兄弟的忙，就全有了！

康馬 「不慌一怔，同時的」你也想競選？

錢 這兩位？

馮 這是中央調查統計局的馬主任，這是三青團的康書記長！

錢 「抱拳」你多照顧！

馬 「威脅的」你幹什麼的？

錢 我？

康 「爲了抵抗新來的人，不免前嫌盡釋」對了，務矢兄，好好盤問盤問他，說不定是共產黨派來的好細！

錢 我共產黨，笑話！我堂堂裕大銀號兼廣大鞋莊的總經理，怎麼會是共產黨！

康 這年頭，難說，總經理幫共產黨說話的多得很！

馮 「代錢解釋」錢總經理也是本黨份子！

康 本黨份子也未必可靠。

馬 你爲什麼要競選國大代表！你居心何在？

錢 「負氣的」作生意作膩了，也想買個官作作！

馬 官是你做的？

康 是呀，政府的事，用得着你管？

馬 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的作生意的好，不然，明天我就派人到你銀行裡查賬！
錢 你們去查吧，那個銀行好是在是孔院長開的！

馬 〔同時〕什麼，孔院長！
康

錢 〔冷笑〕哈哈，這年頭，要沒有後台，敢競選代表！

馬 〔看見風聲不對〕何必呢，老兄，你有了錢的人，爭這個代表幹嗎？也留碗飯給人家吃吃！

錢 這還像話！

康 這末，你老兄讓步了？

錢 我不能讓步，我已經花了幾百萬下去了，不能賠本。我是作生意的，有本必有利，本利都沒回來，讓步，笑話！

康 〔進一步威脅〕要是你堅持的話——

錢 怎麼樣？——

康 有榜樣在那裏，當心你的腦袋！

錢 啊？——

「門外又一陣敲門聲，一個女人的聲音「我可以進來嗎」？」

「一陣風似的，吹進來手捧一束鮮花的女性。」

馬 「厭煩的」 瑪瑞，怎麼又碰到你了！釘屁蟲，走到那兒，釘到那兒！

瑪瑞 那位是孫鎮長！

孫 我——

瑪 「直奔孫，旁若無人」 我叫瑪瑞，是新運婦女促進會的常務理事，您當然知道我們這個機關，是蔣夫人領導的！黃仁霖黃先生就是我們的總幹事，因為你在抗戰期間，堅持在日本人手下做事，有功黨國，所以，所以嗎，黃總幹事特別要我來給你獻花——

孫 「不免惶惑」 這個，這個——請你問我太太，我的太太——

瑪 「有些尷尬，但立即一笑」 自然哪，你對黨國立了這末大的功，太太的督導有方，也是個主要原因，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偉大，所以，所以嗎，這次國大代表，非選我們女性不可，孫太太，你說是嗎？

瑪 「早有所不悅，這時便冷冷的」 什麼太太，太太的，封建死了，你叫我馮小姐好了！

瑪

「聰明的人立刻領悟到自己走錯了路，辭鋒一變，立刻便對症下藥起來。」你知道，

馮小姐，蔣夫人很關心咱們婦女的幸福，「感情的」夫人就像一盞燈，她領導我們走向光明！馮小姐，夫人的意思，是只有咱們女性，才有資格作國大代表，只要我當選了代表，我一定介紹小姐到新運會工作——

馮

呦，我能做什麼工作呀！

瑪

什麼宣傳禮義廉恥呀，什麼招待盟軍哪，工作多着呢，你一定能够勝任愉快。而且蔣夫人就是我們的領導人，蔣夫人她——

康

吹什麼牛皮，蔣先生還是我們的校長呢！

錢

這話不假！不是兄弟說大話，孔院長的舅舅的外祖父的堂房妹子是我的姨媽的表姐的姑母，所以論起輩份來，我跟孔院長是中表弟兄！這是盡人皆知的！

馮

我是立夫先生的人，立夫先生和蔣總裁的關係，諸位當然都曉得！想做官的話，就得選我！

瑪

我的名字都是蔣夫人起的！她愛我就像她自己的女兒一樣！

錢

孔院長是蔣主席的大舅子，我是孔院長的表弟，這層關係，我不說你們也明白，我其實是蔣先生的小舅子！

瑪 蔣夫人是蔣先生的老婆，蔣夫人愛我，所以蔣先生也愛我，他還握過我的手呢！

康 握手算什麼，我在黃埔軍校的時候，他老人家親手打了我一巴掌。打是親，罵是愛，他要不疼我他就不會打我，茫茫衆生，他老人家爲什麼不打別人，偏偏打我？可是他不打我他去打誰？這兒，這兒，就是打在這兒，諸位請欣賞欣賞——〔他手揩面頰，在衆人面前走了一遭〕看見了吧！

馮 〔當他走到面前的時候，她摸了他一把〕到是比別處光一點！

康 〔得意的〕自然哪，他要不是不拿我當兒子待，他會親自動手打嗎？

瑪 這算什麼，蔣夫人還天天跟委員長睡覺呢！

馬 〔冷冷地〕也不一定！

錢 〔走進一步〕我早已通知諸位啦，我是他的小舅子！

瑪 千真萬確的，他拿我當女兒待！

康 我可已經舉出證據，證明我實在是他的兒子！

錢 〔生氣的〕我是小舅子！

康 〔也生氣〕我是兒子比你近！

瑪 〔大叫〕我是她親生的女兒！

「於是呼亂成一片：只聽見「我是小舅子」，「我是兒子」，「我是女兒」的吵鬧聲。」

馬 「忍不住想，登至高處，巨吼一聲，」美國人是我親爸爸……〔果然這一聲生了効，
群猴啞然〕我的親爸爸就是美國人，這你們總沒的說了吧！

〔衆默然有頃，馬洋洋自得。〕

康 「無可奈何的」看不出，閣下到是個雜種啊！

錢 「餘怒未息」這末着，孫鎮長，投我的票，咱們現錢交易，我出你十萬——

馬 「立刻接下去」十五萬！

瑪 二十一萬！

康 二十七萬五千！

錢 四十萬！

馬 （冷冷地）四十萬一千一百一十一塊五毛！

康 四十萬五千！

瑪 八十萬！

錢 一百，他媽的一百萬！

瑪 一百一！

錢 一百二，娘賣屎，老子索性加到二百萬！二百萬！怎麼樣？

〔衆默然〕

馮 二百萬就二百萬吧，有什麼法子呢！

康 〔尤圖困獸之鬪，急忙簽了一張支票〕這兒是張支票，表妹，你先拿着。

馬 支票多麻煩，我這兒付現款。〔她一捆一捆的從皮包裹掏出來。〕

瑪 我付金條！這年頭法幣一天一個行市，比草紙都不如，金條，保險！

錢 他媽的老子付美鈔，刮刮叫的美國鈔票！

馮 美鈔就美鈔吧，真難爲情死啦！

康 〔已經捺不住怒火了〕你他媽拿錢買，我告發你！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們孔家門裏的事，把全中國的錢都括進你們孔家的荷包裏去了！務矢兄，我們聯合打倒他，他媽的官僚資本！

馬 〔也沒好氣〕得了吧，你也不是什麼好貨，還冒充人家的表哥，什麼東西！

康 〔大怒〕你罵我，你也配罵我？你們CC份子，僅武漢一處，就發了接收財三十三

萬萬——

馬 你三青團呢，賣鴉片一百七十七箱，你以爲我不知道嗎？

康 你們的頭子陳立夫是黨國的罪魁禍首！

馬 你們的陳誠是和尙養的！

康 怪不得你叫務矢簡直是無恥已極！

馬 你呢，你那兒是公侯，簡直是母雞亂啼！

康 你的姨媽是個尼姑！

馬 你的祖老太爺偷過人！

康 你貪污——

馬 你腐化——

康 你——

馬 你——

康 〔冷不防一個嘴巴〕打你個婊子禽的！

馬 你打人，你——

〔二人扭在一團〕

錢 打起來了。（他順手給瑪瑞一巴掌，闖了上去。）

瑪 〔大罵〕幹什麼，又沒有惹你！

孫 這何苦呢，自己人，都是同胞，這何苦呢？（落在角落上，蹲下）

瑪 「越想越氣，跑去抱住馮，哭了起來。」欺負一個小姐呀，啊，啊，啊……

〔其時，馬，康二人已打成一團〕

〔錢叫喊，像看足球賽的拉拉隊一樣，助威。〕

錢 打的好，重一點……眼睛上……好……左邊……左邊……〔康翻過一個沙發，馬

撲過去，才要騎在康身上痛搗，康忽翻起，拔出手槍。〕

康 槍斃你！

馬 「不無疑惶」你敢，……我……我立夫先生的人……你敢！

康 「猶疑」我……

馬 「他一猶疑，他的胆就壯了」看你今天槍斃我，給你，給你——

康 「憤然向天空放了一槍。」

〔婦女驚叫〕

〔錢急跳到桌子上。〕

康 「悠然，吹一吹槍口，把槍放入衣袋。」我槍斃你的靈魂！

〔警察急上〕

警 這兒出了什麼事？

馬 沒你的事，我們都是國民黨，一個系統的！

警 一個系統，爲什麼還要吵吵鬧鬧，弄的鼻青臉腫的！

馮 [靈機一動] 沒什麼，他們在鬧着玩，耍猴戲呢！

[衆人急作猴戲狀。]

警 耍猴戲？……

——幕徐徐閉——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 28198

H.K. \$ 1.00